

古籍版本鑑賞——

2-11

古籍善本的維護與流通

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 ◎ 盧錦堂

◆ 歷來藏家的心態

書籍理應流通，如此纔能廣為人用，知識進而得以普及，這對一般圖書是不成問題的，但若是珍貴罕見的古籍原本，事涉文物保管與維護，則問題可不簡單；在閱覽過程中，既恐不慎損毀書葉，更怕意外遺失，因其中不乏就僅存單獨一本，再沒有第二本。爲了避免難以彌補的危險，無論收藏單位或個人，都不願無條件的將珍貴典籍公開，任由大眾隨手翻閱，由於諸多設限，自又引起有所需求者的不滿，造成兩難。

當代美國偵探小說作家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在所撰《畫風像蒙德里安的賊》（注1）一書的首章，敘述一位偷書雅賊來到主角羅登拔的舊書店，要把從紐約公共圖書館偷來關於蝴蝶的一冊古代精美繪圖本賣給他。這位雅賊原是研究生，對圖書館有著愛恨交織的情懷，他表示此繪圖本「被鎖在參考書部門的櫃子裡，只有特別申請才能看到，而且因爲這本書很有價值，他們想出各種方法不讓人們接近它。圖書館應該是服務大家的，可是他們自認是博物館；他們把最好的書收起來，不讓人們碰」。的確，公共圖書館的讀者或多或少不滿於種種嚴防措施，讓他們無法順利借閱到他們需要的善本書。大眾對公藏單位尙且有這許多牢騷，而於私人藏書益不待言。我國浙江寧波，明朝人范欽在此建有著名藏書樓——天一閣，藏書不但豐富，並具有特色，又因得益於謹慎的管理方法和嚴厲的處罰制度，所以能夠世守不絕。清人謝堃《春草堂集》卷三十二記載嘉慶年間有錢姓女子嗜書兼喜繡芸草，聞天一閣藏芸草一本，使書不生蠹，錢姓女子爲此嫁與范氏後人，婚後始知家規禁止婦女上藏書樓，最後病重，含恨離開人世。范氏子孫不忘祖訓，嚴守家藏善本，雖不能兼顧人情，亦無可奈何。

我國古代藏書家爲維護所藏珍籍，除留意災前防治、災後修復等正式方法及各項措施外，還會輔以道德勸說，甚至竟借助於神力。如清人張燮有一藏書印，上刻印文：「平生減產爲收書，三十年來萬卷餘，寄語兒孫勤誦誦，莫令棄擲飽蟬魚。」又如清謝鍾和重編《東山志》，國家圖書館藏有他的後人謝廷輔手鈔本，廷輔並手書題記：「我房叔姪兄弟輩切記珍藏，則可自讀，不可輕借別人觀看，尤恐被人餘（遺）失。倘有不省悟者，即爲不孝，尤宜謹之慎之。」語氣已算溫和，如前〈從珍惜善本祕笈說起〉一文提及清王昶藏書印記竟有「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加鞭箠」的語句，簡直是殺氣騰騰。至於如明錢穀，愛書成癡，《愛日

精廬藏書志》著錄《畫上人集》一書，上有錢氏藏書印記，警告「有假（借）不返遭神誅」則是利用人們畏懼神明的心理。又如清江標舊藏許瀚三色批校本《六書音均表》，鈐有長恩像印，印文記著：「大清光緒十二年十二月朔三十日，書窟弟子江標敬造長恩像一區，原鼠不敢嚙，蠹魚不生，永充供養。」（注 2）亦借助佛的法力。再如清張蓉鏡以血寫「佛」字在所藏善本書的首葉，以為可免蛀厄，更讓愛書人嘖嘖稱奇。

◆ 維護修復的概況

下面簡略介紹古籍的災前防治與災後修復，以見古籍維護工作一斑。就災前防治而言，蟲害最受重視，故下文即從此說起。說到蟲害防治，除上述芸香避蠹外，所知者還有用黃蘗汁染紙，如敦煌經卷。又有用花椒染紙，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六提及宋時有一種印書紙，以椒浸染。又有在每冊書的扉葉和封底前各襯一橘紅色紙張，俗稱「萬年紅」，塗料主要成份為四氧化三鉛（鉛丹），具辛辣氣味，可防蛀書蟲，明清時期廣東佛山一帶盛行。又 1999 年 7 月間，筆者於北京曾見清華大學圖書館採用藥草防蛀；在此之前，還收到天津圖書館的書面資料，稱透過廣西金秀縣圖書館購進當地農家未經加工的天然靈香草，在除蟲、除異味方面頗有效果。此外，更有用現代化設備，如在壓縮燻蒸庫進行燻蒸殺蟲程序，藥力滲透更強。又如自 2001 年 3 月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與該院原子與分子研究所合作一項臭氧滅菌實驗性計畫，第一階段以達到驅蟲、去霉菌與改善庫空氣品質為目標。實際上，在普遍借重各類科技設備的今日，偶亦可效法古人，利用適當人力，做好經常性典藏環境清潔，並多翻掀書頁，細加檢查，不失為一有效途徑。至若其他方面，如防火，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庫目前採用「細水霧滅火系統」；如溫溼度，保持恒溫恒溼，傅斯年圖書館採溫度 $20 \pm 2^{\circ} \text{C}$ ，相對度 $53 \pm 2\% \text{RH}$ ；如光線，國家圖書館和傅斯年圖書館在善本書庫內都加裝防紫外線燈管；如書櫃，國家圖書館和傅斯年圖書館書館都是用臺灣紅檜特製，具防蟲功效，雙扇門板採特殊設計，關上後緊密無縫，又櫃底裝有輪子，遇緊急事故，可迅速移動。（注 3）諸多事宜，在在需要繼續努力發展與交流。2002 年 1 月，國家圖書館即曾邀請學者專家、古籍典藏機構代表與該館相關同人等共同舉行古籍文獻保存維護座談會，就技術研發、材料選用、人才培育各方面交換意見。有者提及燻蒸是具有其階段性任務的，只要典藏環境尚佳，一般蟲害不致嚴重。

如果說水、火、蟲害的防治相當於幼兒注射各種預防疫苗，增強身體抵抗力，則古籍修復工作或可算是老年人在做復健，但願能長命百歲。歷來藏書家多看重珍藏的修復。國家圖書館藏有宋嘉定六年（1213）淮東倉司所刊宋施元之、施宿、顧禧《註東坡先生詩》，殘存 20 冊，此書清光緒末為湘潭袁思亮所得，後袁宅大火，藏書被燬，幸家人搶救此書出，僅傷及各冊周邊，經修補後，幾已回復舊觀。專家以為古籍修復，必須依照「整舊如舊」原則，要盡量注意保留書籍原貌，但若有在沒有確切參照物的情形下，只能以本次修復前面貌為準。與「整舊如舊」

相對，古籍修復還可「整舊如新」，卻只是針對那些書葉脆薄或書品有缺陷，需要襯紙的書籍，絕對不能單純為著要書籍的外觀好看些，而將書的天頭、地腳東切一下，西切一下。此外，在修復工作中採取任何一項措施都要有可逆性，如書上補的紙可隨時拿掉，重新補過。修復普通本線裝書時必須像修復善本般一絲不苟。工序簡單的和工序複雜的亦同樣認真對待。還有，新材料、新技術的使用一定要慎重，因為這樣做是對文物負責，對歷史負責。（注4）2001年3月26日中國大陸文化部發布文化行業標準的「古籍修復技術規範與質量標準」，為若干修復基本術語作了說明，關於修復中的揭、補、托、裱、襯等亦有所解釋，並提及修復工作單、工作環境、修復材料等。又就書葉修復、書籍外觀修復諸質量標準有所規定。如此，從事古籍修復工作者益覺責任重大。而在臺灣，試舉傅斯年圖書館為例，該館實施嚴格檢查，特別要求填寫「待修圖籍現況記錄表」，除詳細載明書皮、護葉、內葉、書口、釘線、函套諸部位有無斷裂、焦脆、髒污、磨損、蛀洞、水漬、霉斑、黏結、人為損傷等外，又將處理方式和使用材料一一述說清楚，以便日後參考。凡此等項目均建檔列管，可見其慎重。

◆ 珍品流通的可貴

1933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甫經成立，教育部即訓令籌劃影印四庫全書事，既為發揚文化，並藉以與國外交換圖書，奠定央圖發展基礎。當時正值華北不寧，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南運至上海，因該本屬首部告成者，且字體精美，訛誤較少，於是選定文淵閣本作為影印。又審情度勢，暫先印行最精的未刊秘笈。教育部還為此延聘學者專家組成「編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委員名單計有李盛鐸、柳詒徵、徐森玉、袁同禮、馬衡、張元濟、陳垣、傅斯年、傅增湘、董康、劉承幹、顧頡剛等人。後來，目錄終於編訂，原書亦分期交付上海商務印書館就地影印。至1935年7月，《四庫全書珍本初集》231種，先後分四期陸續出版。（注5）

抗戰期間，國立中央圖書館藉「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協助，在滬、港兩地秘密蒐購江南藏書世家珍本古籍，參見前文〈從珍惜善本秘笈說起〉及〈藏書家如何對待版本〉。當時深懼在戰亂中轉運難免遭受不可抗拒的損失，於是計劃選擇若干孤本，隨時攝成照片，方便陸續影印。本來鄭振鐸等初擬選印《晚明史料叢書》，或以為過於蕭瑟，有所不宜，又擴大範圍，擬定「善本叢書目錄」，第一集包括《尚書注疏》、《中興館閣錄·續錄》、《續吳郡圖經》、《新定續志》、《李賀歌詩編》、《五臣注文選》等十二種宋元刊本。（注6）最後決定命名為《玄覽堂叢書》，（注7）第一批選印33種，除元代1種外，概屬明代史料，於1941年出版，鄭振鐸並以「玄覽居士」署名作序。抗戰勝利後，國立中央圖書館續選21種附4種，於1947年出版為續集。1948年又陸續進行第三集的選印工作，因隨政府遷臺而未竣事，大陸所出版第三集，僅收12種，實係未完成的本子。後來，正中書局在臺北重印初集、續集，但其中多種原書已散失。不得已據初印本影印。（注8）又，著名版本目錄學者顧廷龍並於1949年6月特為該

叢書全三集所收各書撰寫提要。(注9)

2002年5月，中國大陸由財政部、文化部共同主持，北京國家圖書館承辦，立項為重點文化工程的《中華再造善本》編印工作正式展開，主要是通過大規模的、系統的、逼真原書的影印出版，合理保護、開發、利用善本古籍，使各書化身千百，為大眾所共享，同時又可選作外交活動的禮品，促進文化交流。全書凡分《唐宋編》、《金元編》、《明代編》、《清代編》和《少數民族文字文獻編》五編，取材自大陸各重要圖書館、博物館的珍藏。首期先選出唐宋版本424種，金元版本326種，合計750種。今後將陸續出版。

我國善本古籍散落在海外者，數量不少，其中不乏為國內所無的孤本，這些珍貴圖書文獻若能影印出版，對漢學界貢獻當屬匪輕。如日本創建於701年的宮內廳書陵部，收藏我國古籍宋刊本75種、元刊本69種，經過商議，全部複製給中國大陸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後又從中選出海內外孤本、早期刊本、同書但屬不同刊本、以及比較完整的本子，取名為《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由大陸的線裝書局於2002年5月出版第一輯14種；第二輯7種亦於2003年6月出版。又如美國始建於1928年的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我國古籍4,000餘部，長期以來為海內外學術界所重視，於是由該館編選《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彙刊》共67種，2003年2月，北京商務印書館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合作出版。

此外，際此數位時代，漢籍全文影像資料庫的建置正在盛行，如《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故宮、東吳數位古今圖書集成》，以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所主導「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中與古籍數位化相關的計畫等，都呈現可觀成績。再如目前進行中的數位化古籍叢書《中國基本古籍庫》，先後列為北京大學重點科研項目、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直接資助項目和國家重點電子出版物15規劃項目，包括4個子庫、20個大類、100個細目，擬收錄古籍萬餘種，可謂規模鉅大，並提供分類、條目、全文三種檢索方式，還具備版本對照、標點批注等功能，相當方便。總而言之，數位資料庫有其優點，但取材是否得宜、功能是否全面，則須慎重評估。

注釋

注1 此書有嚴韻的中譯本（臺北：臉譜出版，2001.1）。

注2 嚴寶善，《販書經眼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12），頁16-17。

注3 以上參見：（1）盧錦堂，〈臺灣公藏善本古籍的蒐集與運用〉，《五十年來的圖書文獻學研究》（邱炯友、周彥文主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3），頁196-198。（2）傅斯年圖書館網頁（<http://lib.ihp.sinica.edu.tw/c/index.html>）：典藏精萃：珍藏維護。

注4 杜偉生，《中國古籍修復與裝裱技術圖解》（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8），頁7-10。

注5 以上參見：(1)〈館史史料選輯—四庫全書珍本之影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5：1（民72.4），頁102-104。(2)王齊、盧仁龍，〈大事因緣，百年遂願—商務印書館與《四庫全書》的影印傳播〉，《中華讀書報》，2003年8月13日，第14版。

注6 〈館史史料選輯—古籍搜購與集藏—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五號工作報告書〉，《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5：1（民72.4），頁86-87。

注7 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曾採晉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句意，請金石名家王昶鐫刻「中區玄覽」四字朱文方印，以便鈐蓋在所蒐獲的古籍上，隱寓中央雖暫侷居一隅，仍留意於典冊。

注8 以上參見蔣復璁〈重印玄覽堂叢書初集後序〉，惟誤記「玄覽居士」為徐森玉。

注9 顧廷龍，《顧廷龍文集》（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7），頁434-453。

延伸閱讀

《中文善本古籍保存保護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9）

- 國家圖書館藏有宋刊本施、顧二氏《註東坡先生詩》殘卷，宋刻宋印，精美絕倫，清翁方綱得此，珍若拱璧。光緒末年，書歸湘潭袁思亮所有，後袁宅大火，家人搶救此書出，各冊書口或書腦處燬損較嚴重，經良工修補，可謂妙手回春。

